

白

榆

集

白榆集目錄

卷之一

序

皇明名公翰藻序

竹箭編序

宜真子傳後序

貝葉齋彙序

關洛紀遊彙序

鳴成甫詩草序

觀燈百詠序

三山志序

劉博士先生制義彙序

徐檢吾司理制義彙序

詠物詩序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卷之二

序

比部招議序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序

南京鄉試齒錄序

抱侗集序

梁伯龍鹿城集序

范太僕集序

王問伯制義藁序

東遊記序

屠司馬詩集序

靖江朱氏族譜序

少室山房臺序

嘯廬四賦序

卷之三

序

李山人詩集序

贈楊大夫應召吐上序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坐茂大修竹亭葺序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行戍集序

田翁壽詩序

鄒孚如制義序

高以達少叅選唐詩序

卷之四

序

浙江鄉試錄序

有門頌略解序

居來先生集序

董揚明制義序

董君謨制義序

彭欽之北征藻序

柴仲初移居詩序

張孺穀詩集序

壽汪修伯序

壽曹翁序

卷之五

記

秦氏新阡記

重修餘干縣學祭器庫記

傾蓋亭記

長水塔院記

發青谿記

重修首山乾明寺觀音閣記

爲義公三山遊記

國泰光祿壽藏記

程氏萬石堂記

卷之六

書一

與沈君典

與周元孚

奉張鳳陽公

與唐惟良

與王百穀

與李開府

與周國雍吏部

未劉觀察先生

與顧益卿觀察

與開之

與君典

與楊伯翼

與開之

與李之艾

與君典締婚書

與百穀

與以德

與袁黃巖

與王元美先生

再與元美先生

與開之

與君典

答劉誠意書

與沈君典

與孫以德

與田叔

與君典

卷之七

書二

奉王宗伯元馭先生

與王岡伯

與王元美先生

與君典

與元美先生

與長安諸故人書

奉曾大司空

與君善

與元美先生

奉徐大宗伯

與管登之

與隴岑夫

與張陽和太史

奉陸大宗伯

與倪郡丞

與孫文融吏部

與顧益卿少叅

與王百穀

與凌稚哲

荅王敬美道兄

與鳳洲先生

與荆石先生

與田叔

與楊伯翼

與李山人

卷之八

書三

爲瞿睿夫訟冤書

荅董生書

與荆石先生

與鳳洲先生

與麟洲先生

與王和石督學

奉李觀察

與趙汝師太史

與朱秀水

奉徐司理

與辰王

荅金伯韶

荅傅伯俊

答汪文學

與李惟寅

與問伯

與鳳洲先生

與徐長孺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與傅吳縣

卷之九

書四

與呂心文

與朱可大

荅朱在明

寄辰玉

答張肖甫少司馬

與徐觀察

與顧觀察益卿

與馮開之

與劉觀察先生

與沈士範

與李大恭

與陸君策

與彭欽之

與郁孟野

與徐長孺

報張肖甫司馬

報張肖甫大司馬

與趙汝師太史

與李觀察

卷之十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報龍君善司理

答李惟寅

與顧益卿

與王元美先生

與沈嘉則書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答元美先生

答王元馭先生

答敬美

荅開之

與殷無美

與呂麟趾

與張洪陽司成

與蔡使君肖兼

與孫文融

又與孫文融

與元美先生

與元馭先生

與徐大宗伯

與房侍御

卷之十一

書六

與顧益卿

與姜仲文

與元馭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報董伯念

與張大司馬省南

荅張質卿侍御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荅胡從治開府

荅沈肩吾少宰

荅王季孺

荅徐文卿

與黃白仲

荅顧益卿

荅詹君

卷之十二

書士

荅詹君

荅陸君策郁孟野曹重甫

與徐司理

荅馮咸甫

與鄒彥吉督學

荅詹政叔

報汪伯玉司馬

與陳廣野給諫

與傅伯俊

與馬用昭

與沈士範

與張肖甫大司馬

又

與高吏部

與莫秋水

與陸君策

與陸平泉宗伯

與瞿文學睿夫

卷之十三

書八

與周元孚

荅王恒叔

與黃白仲

荅鄒孚如吏部

荅陳伯符

荅李玄白

荅徐孟孺

再荅徐孟孺

與王辰玉

與汪伯玉司馬

與龍君善司理

又

與陳立甫司理

與陳玉叔方伯

與王元馭閣老

與君善

卷之十四

書九

與邢子愿

荅方衆甫

再與子愿

與李濟南

與秦君陽

與張新城元鼎

與李使君

報元美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寄王荆石閣老

與王恒叔

與甘應溥

與蘇君禹

谷胡從治開府

啓

上吳門相公啓

上江陵相公啓

上山西相公啓

謝江陵相公啓

謝吳門相公啓

謝浙江相公啓

壽董大宗伯啓

疏

督府交代疏

卷之十五

論附諸考
小序

三吳水利總論

水考紀略

又

水利圖說

詔令小序

水源考小序

水道考小序

水年考小序

水議考小序

奏疏考小序

水官考小序

公移考小序

水政考小序

治水考小序

治田考小序

水績考小序

水碑考小序

卷之十六

策

一問

表

賀皇子誕生

賀皇上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

賀慈聖皇太后徽號

議

貞靖先生私謚議

誄

程思玄太學誄

行狀

先府出行狀

卷之十七

殆道碑銘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

贈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神道碑銘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

呂公神道碑

墓誌銘

明故勅封劉安人墓誌銘

吳孺人墓誌銘

明故錦衣巷泉栗公暨配安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明故御史蓮渠胡公墓誌銘

明故肇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侯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傳

程處士傳

孫將軍傳

馬大司徒傳

沈太史傳

讚

程思玄小像讚

沈純甫像讚

自讚

跋

跋荆堂銘卷

跋程節婦卷

跋起信論

跋紙銘

親朋擇交

平安竹素

雨花牋

微波致辭

江南春信

蕉葉紙

郊林一枝

三生果

八行書

三生花

竹簡

五嶽藏書

博山雲

蟠桃三實

大千春

帝城春

富貴春

結廬樓

貝葉牋

雜文

適志

卷之二十

祭文

祭大廷尉劉公

哭伯兄東山先生文

祭杜夫人

祭二陸先生文

祭王博士

哭君典文

祭封公王愛荆先生

祭御史大夫笠江潘公文

祭馮谿谷封君文

祭李石麓閣老文

祭殷文通公文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陸太史夫人哀辭

祭張太夫人

祭戚畹李太傅

白榆集卷之一

東海屠隆

序一

呈明名公翰藻序

夫不翼而飛無蹕而走者其惟方寸之牘乎揚芬振藻宣情吐臆述事陳理傷離道故則此道勝矣故襄王布令而晉文寢謀呂相遺書而羸秦短氣叔向陳辭則國僑謝過樂毅削牘則燕王悟心目夷以善言得國鄭伯以令辭保邦魯連射書而燕將隕蘇秦折

東而六國從列雄而下代有能言薄昭致命於吳玉
相如發難於巴蜀漢祖宣威於尉佗光武揚靈於河
西鄒陽白寃於囹圄子卿布心於沙漠鍾繇魏文通
情禁掖秦嘉徐淑吐秀蘭閣以至金母垂元君之篇
南真著長史之什登封有玉牒之文洞庭傳水府之
章是知此道之貴上重侯王下及士庶通天達人際
明徹幽用廣機神胡可廢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取
天下於胡雛之手乾坤再開日月重期德肩叢軒功
絕湯武而神聖承之醞釀鴻化 國家氣脈磅礴

厚河嶽之靈會爲人文跨越近代籠罩前古學士爲
夫文非周漢左史不屑拈綴詩非晉魏盛唐不入伊
吾卽交遊薄䟽之辭亦往往規模列國縱橫諸子清
聲古色大都斐然亦旣稱盛矣諸君子稟材不同好
嗜靡一故其爲辭或闕大而肆或簡有南深或清言
而綺或莊語而峭或秀拔若春松之雲或婉靚若秋
葉之月或險絕而響裂石或雍和而秦雲門譬如鶴
膝鳧脰烏黔鵠白殆弗可強然就其材質之所近而
極其神情之所趨莫不各有可觀西施驪姬殊色而

其美空青水碧異質而同珍兼收竝采斯其爲天府
之國也吳興凌君解晉人論之秀好古藏書爲當今
鄴侯家諸所著述葉隨方內又博覽我朝學士大夫
尺牘彙爲一書命之曰皇明名公翰藻夫氣以材成
語緣情異體視其時意生于境烏能大同其足寶爰
一也然華之發以根物之貴在質姝色自然粉黛爲
假造物至妙剪絲非工卽之爛然而索之無味則工
也假也卽如學左氏之步者字模句倣非不儼焉際
之而形色雖具神氣都絕何者古之人有其事而言

之今之人無其事而亦言之故辭雖肖而情非真也
又毫頰之藻繪雖工而問學之鎔鑄或寡也優孟之
誚可無懼乎夫咸池六英不比其聲而同謂之古樂
崆峒之罌不協其體而同謂之古文唐不擬六朝六
朝不擬魏晉魏晉不擬周漢子不擬史左不擬騷而
皆卓然爲後世宗則各極其至也苟極其至何物不
傳而必曰吾爲某體過矣凌君文章巨家敬以是質
之且願有請于天下學士大夫也

竹箭編序

竹箭者吾大越之美也吾大越實以此駕勁吳王君
者吳人吳人名編則曷不取彼菰蘆而掩吾竹箭爲
王君蓋嘗遊越絕而遂掩之也君發蛇門由禦兒港
東渡錢唐取道西陵然後浮甬東出海門望三神山
而歸復遵會稽立馬百帆秦望之上慷慨弔范蠡計
倪諸君皆不在而所謂竹箭者獨蒼鬱如昔于是感
而欲掩之也以君磊塊發爲麗辭吐爲佳言是宜早
致雲霄鼓吹人代乃夷光卒于浣沙鄭旦終于采葛
亦是嘒矣逞其雄心跨越江海旣以橋舉菰蘆間又

欲掩吾竹箭而有之嗟乎君欲良者矣雖然吾大恐
有物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谿涸而出銅雨師
灑掃雷公擊柔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若此
者君能併掩而有之邪有之則僕請以一矢從公出
雲門寺射虎南山矣

宜真子傳後序

余讀宜真子傳乃信齊諧搜神諸書非繆悠也事既
靈異文亦瑰奇其言極物除妖則非鬼趣矣學究拘
擊往往謂死者無知不聞刀減利存豈應形亡神在

又安知大塊之中何所不有何所不爲死必無知生
何以能必有知其生也就爲之知其死也孰爲之中
司命者能造物能死物獨不能使死者之有知邪刃
之與利一也形之與神二也一則合故盡則俱盡二
則離故亡不俱亡物之生屬陽陽故光融顯灼物之
死屬陰陰故惚恍變幻謂震旦之中有光融顯灼冥
寥之內必無惚恍變幻非矣夫暑不寒邪日月不離
重淵邪天地之混沌不闢邪闢不復混沌邪子不語
性說者多驚之夫白不語是有怪矣無怪何語也且

予之不語其有不得已哉傳又多及報應夫生人之
慾寧有涯矣昭昭者不能禁以冥禁之則報應之說
行矣雖然萬靈之衆王而而者壽而殤者聖智而蠢
者福者禍者何相適也豈盡偶爾邪余讀宜真子傳
則悚然矣宜真子生稟異質而又好行陰德所以死
爲清靈之鬼也亦太幻矣昔人有言人以是一真不
滅之性而生死去來于天地之間以倫于生死神識
疲耗不能復記惟圓明不昧之人知焉其宜真子之
謂與且復皈我大師進乎道矣宜真子其仙乎然學

道無乃先去其幻哉。罔伯之爲是傳，蓋從宜真子之請也。宜真子醜四大之妄，厭有生之勞，脫輪轉之苦，極霄霓之致，而猶不忘情于人間竹素乎？則罔伯之文行幽冥所重故也。而罔伯固屬余文之夫庸詎知宜真子之不胡盧我邪。

貝葉齋彙序

余友李惟寅氏以貝葉名彙，貝葉者禪家言惟寅曷爲而以名其彙，蓋自貝葉齋所詮次而名也。然詩道大都與禪家之言通矣。夫禪者明寂照之理，修止觀

之義言必寂而後照必止而後觀也兀然枯坐闌然
冥心空而不空不空而空住而不住不住而住無見
而無所不見而卒歸之乎無見而又不以無見名無
解而無所不解而卒歸之乎無解而又不以無解名
一旦言下照了乃徹真境夫詩道亦類是矣語云用
志不分乃凝于神夫天下之物何者非神所到天下
之事何者非神所辦哉方其凝神此道萬境俱失及
其忽而解悟萬境俱冥則詩道成矣古今能言者不
少往往以材溢格以格掩材體局于資情傷於氣作

如牛毛合如麟角殺青之業及身而止非必盡由天賦則其凝神之不至也神潛九天則操蛇之神下神潛九淵則象罔之珠出而況聲詩之道哉惟寅之於詩凝神可謂至矣蓋自總角爲小侯輒喜哦詩輒與四方之名賢才士上下其議論夫朱第門中多俠公子平居所事事或直以貴侈相高乃惟寅一無所好好爲詩又故席家世得弛于負擔謝博士業不分于估俾而以其少年英爽沈毅之力一用之于詩止而塊圯下而莽蒼無不潛也巨而鯢鵬細而蠕蟻無不

博也遠而墳索騷賦漢魏齊梁以至正始大曆無不
習也近而學士大夫山人布衣以至閭巷夫矯伊吾
惕咏無不察也其力倍故其氣足其氣足故其神凝
卓哉此道則幾于化矣蓋予始讀惟寅詩爲鴻響亮
節矜旬合沓咄咄逼歷下生今則加以湛思綿密標
韻宛至才情錯出氣格相參其色澤如淶水芙蓉映
以秋月其聲響如雲房清磬間以松風驟而讀之如
丹霞之出於石洞索而味之如山泉之入于齒牙其
莊嚴整麗猶列侯之故其瀟灑冲淡居然布衣之風

則幾于化矣如嚴維以禪家三乘品詩惟寅之詩其
最上一乘也邪余于此道亦童而習之顧其稟之天
者既不厚而又牽于佔俾分于饑寒故其道亦止而
不進今則化爲車下塵去此道且日益千里奈何復
與惟寅抵掌而譚風人之致而惟寅固時時向余抵
掌不休也其亦文正昌歎之嗜邪余觀古之爲聲詩
者卒高彭澤右丞襄陽蘇州諸公則以其人俱耽玄
味道標格軼塵發爲韻語亦條然清遠如其人故足
貴也余聞惟寅築貝葉齋日跏趺蒲團之上而誦西

方聖人書與衲子伍則惟寅之性靈見解何如故宜
其詩之精請至此老氏有言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余于惟寅之詩亦云彼惟南非鴻烈則
劉安一俠公子耳

關洛紀遊稿序

天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藻逸少
與伯氏竝馳文譽爲海內宗逮其中歲聞道業已厭
薄雕龍含華葆真登于太上天下之物無一足驚其
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督學使者之勅西入函谷躡

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劾黃
冠布袍乘一解舫下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百折長
年津吏莫知其督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
面壁處與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
有紀先生道者夫道曷遊也遊又曷紀也吾聞之至
人揮斤八極震且猶隘故老氏出關列子御風蘆浮
杯渡縱覽山川乘理往來觸實蹈空以自放焉然後
收其跌宕揮霍之氣返于冥寂據片石而栖抱煙霞
而瞑則虛靜極矣先生之伯氏文掩千秋位至死列

生平宦遊車轍馬蹄半天下比其歸也一按記上直
而萬緣立盡則上根法器之遊于頓門也先生之與
伯氏其搞英振澡同其名躋玄錄又同清都美譚何
必減茅氏兄弟哉蓋老氏西出関爲関尹留五千言
而去今先生之関洛紀遊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
此掩関將欲求先生之單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
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煙霞之癖而薄鐘鼎之聲功業
未竟瞥焉抽身以爲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
赤松長源辟穀季真鑑湖真白華陽標韻林壑流照

緝紳傳諸後來以爲盛事豈可 聖朝而無若而人
乎快哉茲遊是乃先生之所以滅跡五嶽者也余益
爲之踴躍心動矣

馮咸甫詩草序

夫聲詩之道其思欲沈其調欲響其骨欲蒼其味欲
雋而總之歸于高華秀朗其丰神之增減大都視其
材矣材多則情贍而思溢光景無盡材少則境迫而
氣窘精芒易窮則其大較也宣父道臻神聖文兼國
華故采詩婉暢語語神來以今讀之如叩哀玉而撞

巨鐘也卽令宣尼降而爲近體必不作僖父之譚楚
氣雄慄則屈宋擅其菁英漢道昭明則揚馬吐其鉅
麗魏騁鶻爽則曹劉之步絕工晉尚風標則潘陸之
聲特俊六朝綺靡詩道隨之江鮑徐庾則其雄傑雕
繪滿眼論者或置瓊瑜然聲華爛然而神骨自具譬
如薜英芍藥何嘗無質驪姬南威何嘗無情因與剪
絲貌影者異矣夫山海氣厚蒸爲雲霞乾坤化廣鍾
爲靈詰則文章道勝也如木然閻鈍冲然純白真一
而已安用文之如業已搦管搗辭敷華流采奈何貴

死聲而薄俊響也華亭馮君咸甫弱齡稱詩速悟漸
詣前三歲君方為諸生以詩見投出語雖工而神力
尚乏猶然措大本色速得雋南國歸出白下草見視
如吸青霞乎聲響頓殊肝腸似易比遊燕諸作復加
以雄峭近者復之秣陵泊金閭浮錢塘而西而詩之
神力更倍合風霜之氣盡宮徵之變收山川之靈則
八千妙境矣而所謂思沈調響骨蒼味雋者咸甫實
有焉故其材足稱也余少好此夏元神為傷材性不
允風味殆盡而馮君方以盛年全力奮於大雅夫騁

驥之行一日千里馮君當之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則
僕是也請燒君苗之研以成孫子之名

觀燈百詠序

昔人謂陸士衡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山川藏靈風雅
道盡千百歲而後乃有王先生先生天才藻逸發爲
詩文落筆吐語如决黃河之峽抽春蠶之絲其深無
底其出不止無論雄文大篇富積瓊瑰卽觀燈之詠
多至百首布意綿密寄興婉麗辭極雄放肯歸朗暢
移宮變徵盡妙極玄語語作青霞之色屢哀王之聲

吾以爲盡不以復自何來胡其多而工也夫物有一
不爲少百不爲多多而不工不如其已夫衆草易繁
而瓊芝不盈畝魚目至夥而明珠不列肆吾且爲瓊
芝吾且爲明珠第亦恨其不多耳又進之而爲玄霜
紺雪水碧空青世人苦不得見而靈境以爲常玩
梨火棗麟脯鳳髓世人直聞其名而至真以爲常味
他人之少而拙與王先生之多而工則天之賦材之
分也詩到詠物雖唐人猶難之大家哲匠篇章寥寥
豈非以爲情境者易妙體物理者難工也今王先生

之詠觀燈則富至百絕而音思疊出妙句天來卽先生不自知其所詣而人又烏睹其化境哉余少好吟詠才不勝情往往尚興趣而乏風骨飄爽之氣多而深沉之思少及求先生詩于華實深淺之間則幾悟矣卓哉此道吾師乎吾師乎

三山志序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兼而六合內外之變幻叟眇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夫蔭范元氣豁衍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

成塊名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川
之大者是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
異經所傳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
獸靈藥瑤草往往爲高情勝氣者所豔慕又相傳以
爲巨鰲戴之橫波乘漲世罕得登幾于恍惚汗漫而
所謂金焦北固三山者在潤州靈詭空濶席幾大海
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北頰臨長江沙碛若崩海門
若畫業稱南徐巨觀而金焦兩山則屹然大壘中流
琳宮金刹矗其上而竇竇蛟虺走其下極煙雲之吞

吐洪波之碨擊古今之遑遷朝市之互更人物之銷
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長流頽仰之間何
其適也美哉斯觀標韻者可以濟勝抱奇者可以宣
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玄朗之士栖
迹清曠島嶼中起洪波四周畫大江而居之纖埃不
到自爲一丘與市塵隔絕每當煙銷霞散潮生月出
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塵埴
知古焦先者流穆乎清風直出六合之外故曰標韻
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其幽勝收其鉅

麗而吐爲瑤華文采照乎江山而名字留於千古如
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拘
奇者可以宣藻英雄經略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
顧瞻形勢澤國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
萬夫莫能濟姦人不敢窺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
曰立功者可以扼險江湖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
蕩而不泐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之根
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而又在東
南內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汗漫而不可究

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竒其不巨其理核故足賞也
萬曆辛巳冬日余陪都憲零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
督學使者蘄水李公李公欣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
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高且巨者無如五嶽
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天其竒峭而險絕
者無如峨眉武夷今三山高巨不及五嶽神秀幽邃
不及三十六洞天竒峭險絕不及峨眉武夷而空曠
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兩公咸當
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行垂不

朽而余得以職事廁名其間則厚幸矣山靈有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劉博士先生制義稿序

夫楚大國也方千里者木山包祝融君山之奇澤滙洞庭雲夢之秀江離射干蘭芷杜若爲之揚芬吐芳以故鍾爲人文往往麗藻絕代霞燦雲流蓋自古倚相靈均宋玉景差之徒以鴻鉅有聞稱物華國寶而世所傳襄陽者舊又多以高情勝氣曠然標人倫之雋名流詰士代不乏人至我朝高皇帝經營江漢

說世廟龍興南國山嶽之秀益以鬱盤楚材彬彬於
今極盛不佞所得祀臂論交者大都文藻貞亮爲時
名賢比不佞來吳會則荆門朴野鄧君以名進士出
宰海上不佞忝同官之義一見語合引爲石交竊睹
其文彩鉅麗而器局溫凝也則見以爲黃流宜貯于
玉瓚雲門宜鼓于天廟而迺淹一令有識良嗟君則
父時時言其友人劉先生也劉先生者其人明智端
雅才臻殆庶無論其胸絙五車識掩千古卽其所爲
博士業精詣妙解則幾于化境而猶然蹶于天路莫

汲王明駕先龍馱僕竊愧之而先生所爲博士家言
不佞得而卒業焉則所謂精詣妙解幾于化境者洵
其有之宜其見賞于朴野君之玄鑒也不佞所徵楚
材江陵擅陳思之藻瀟湘體公幹之材黃梅父子稱
文家之哲匠麻城伯仲爲當代之俊流明府播妙譽
于河陽而先生復著嘉聲于博士其他標華揭朗者
指始未易一二屈也譬之幽蘭芳杜之屬秀煙光而
媚雲水者庸詎可一擊而盡哉故大楚之材靡得殫
量矣不佞將南登七十二峯浮洞庭謁黃陵禮玄嶽

而徧訪楚之稟賤且以明府爲地主而交于先生即
今日之語其介紹也邪

徐檢吾司理制義稿序

夫竅非爲響而響自符竅根非爲華而華自肖根故
文可以得士也鴻鉅之士其文典騷雅之士其文藻
沈毅之士其文莊清通之士其文暢宋澹之士其文
婉俊邁之士其文勁中庸之士其文近脩曠之士其
文玄泛而覽之十不失三定而燭之十不失七衡而
量之十不失九故物無遁照也古之得士以夢以千

以後車以弓旌以安車蒲輪蒐鴻跡之大人而趨田
屋之寒畯故田氓可庸鼓刃可相而物豕可侯也而
士之得士則取三寸之管吾伊而臨之士卽魁壘雄
俊蹈高標門者舍是亡以自見而士之魁壘雄俊蹈
高標門者亦往往以是得之而不乏何者聆響可以
知竅擊華可以尋根也八閩徐先生少而韶頓早奮
大路出爲雲間理某以資斧琴之役數侍先生見先生
博大溫夷洵長者鑒哉朗徹練若素官閒雅清真冷
焉獨暢嶽色霞姿亭亭物表而又虛心體物宣誠勤

事兼茲數器以有令聞則竊歎武夷九疊之下發祥
挺異若斯之靈也旣而郡邑諸生以先生所爲制義
見示某伏而讀之則神駿雄爽精詣玄解格勁而亮
體法而裁雅如其爲人嗟乎讀徐先生文朗若寫照
矣文胡不可以得士哉譬之大谷求之竅谷也求之
響亦谷也譬之長松求之根松也然之華亦松也故
以文得士與其所謂以夢卜以後車以方旌以安車
蒲輪得者大略等爾神聖之包絡區宇網羅豪俊其
壽畫詎遠乎哉而我國家二百年以來士之抱竒建

策揚芬流采上贊三五下康四國竹素莫能朽金石
莫能泐者耳目睹記靡得殫述而其有舍三寸之管
以進者邪何則聞簫也之韻則知于雲之林聽嘒烈
之聲則知凌霄之器士之魁壘雄俊者不盡于文而
文則宣之吾得而覽觀焉弗能逃也文不能盡先生
而匪文則不能得先生又烏可以筌蹄棄也雖然蛙
步不已跛蟹千里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百川學海
而卒至于海則人之器具可習而執文可鑄也故學
爲徐先生文者盍自其人求之

詠物詩序

大真宰握權鑪錘鑄物不假雕刻萬象森然形隨性
別狀以情殊散萬于一總一于萬前者推盪後者遷
遷然而無弗肖也故曰化工棼而不雜成而不變運
而不勞是天下之絕巧也偃師之爲木偶也魯般之
爲飛鳶也宋人之爲玉楮也楚人之爲棘猴也工巧
之極至於亂真然竭其神而役之則神弗勝役也假
其物而造之則物弗勝造也是大冶所笑也張僧繇
之寫龍三年而不點睛點卽飛去可謂手奪造化然

而龍也乎哉又九河四瀆之乘雲蹈空而吞江蹴海者弗可勝寫也而騷人墨卿乃欲收羅抉剔窮妙極玄操三寸之管城而盡萬物之情狀上發天機下抽地軸大暢靈氣細極環孺精極情識粗掩芳蕤一篇之善萬物不能逃其形一語之工大化不能爭其巧故有巧匠之所莫雕良工之所莫繪者一覽其文宛然在目非其胸羅真宰筆含元氣者不與焉大禹鑄鼎而神姦遁逃蒼頡造書而山鬼夜哭則其効也藻不之士握管吐奇枯毫斷鬚動而盈牘每至體物輒

隨不敢下得非以中鮮妙思手乏玄穎邪且也抒心
而妙者十常八九體物而工者丁不二三蓋古今難
之矣故雨昏青草花落黃陵則都官以鷓鴣爲號舞
人梨花飛歸楊柳則謝公以蝴蝶得名物多則見賤
少則見珍若使體物易工則兩君之詩何以獨標嘉
譽使少不足貴則二子之號何以流照後來李杜登
壇稱詩家大將凡所吟諷揭雷霆而吼風雨乃求斯
什不亦寥寥乎則又其効也雲間張君博蒐古今詠
物篇什上自六代下及國朝彙爲一編屬不佞選

之更爲之序夫總千古之精英挾萬品之情態皇皇造物庸無妬乎予蓋竊恐張君爲丁甲所收而其以波及不佞也邪

劉魯橋先生文集序

夫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道者天地萬物之所以生也萬物靈矣人於萬物尤靈矣夫萬物之靈人于萬物之爲尤靈者道也匪道則塊然之形也物之無情者則無靈道不在乎無情而有主則其所以生者道也孔子之道爲萬世師說者多歸功于其六經六經

者孔子所以載道者也非孔子之所以爲道者也
之藏珠于櫝道則珠也六經則櫝也道生天地天地
生萬物而孔子暢明之以開萬世使不失其所以生
者也而又取而筆之六經使其所以生生者不磨滅
也孔子而後秦漢六朝李唐五代天地之氣運趨而
日下人物之學術駁而不醇若論其世大都去道差
近則小康去道彌遠則大亂而孔子之道卒不可得
而磨滅至於有宋真儒輩出此道遂以大明然有宋
以前多大亂極敝而人類不殄者道固不可磨滅也

大亂之世必有端士至不肖之人必有良心道易嘗
滅哉使道有時而滅則人類殄矣由宋而後天下不
幸經胡元之亂中國之統移于殊醜腥穢之氣徧于
神州孔子之道卒不滅有若許衡氏者尚以性命之
說倡於腥穢之朝衡之學誠不足美墻仲尼而要之
天固令斯人存其所以生生者之一脈也譬之風霾
蔽天曜靈受障而雲物稍薄時漏其光芒則知曜靈
固在也我高皇帝掃除胡元還我中國之正統
列聖繼之輔以真儒此道復大明而餘姚王先生則

揭良知以示學者學者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夫良知者人心之靈明也立於清虛之境而非實而滯迹運於事物之表而非虛而沉空人之所以藏感于其寂緣寂以起感綜事物操綱常鑑錘天地宰制六合無鉅無細何者而非靈明之所爲也故致良知則大道畢矣良知二字孰不知之至王先生揭出之而人斯恍然覺悟而寂感鉅細不必他務遠索而惟反而求之吾心之靈明如夜行者明月在天而猶操炬而行試語以朗月則炬可立廢而不知朗月固在天也豈

尋幽摘新以駭耳目而奪心神者哉楚劉魯橋先生
蚤歲聞陽明良知之旨于毛道峰精詣超悟布加之
以反躬實踐内存炯照外務闇然薦實輝光表裏瑩
徹爲海內學者所師嗟乎陸子以虛靈爲宗而未嘗
不體驗于事物朱子以篤實爲事而未始不覩照于
此心陽明之致良知得之象山而其通于寂感鉅細
則本之朱子曷嘗有二哉當其時鷺湖之辯不過參
考互訂以求信乎此心而信夫天下後世初非各立門
戶以自爲矛盾各立門戶而自爲矛盾則後世之私

而非儒先之意也。劉先生居嘗著論深明其不然者。以此某少事雕蟲中歲猶不聞道。聞究心于天地萬物之理。則又雜取三教而泛濫求之。以故所覩駁而不醇。先生不以某爲不肖。嘗進而與之語。見先生德性天成。溫然凝然。洵任道之器。使其得志。其肯世道詎小補哉。世固知先生而未能大用。而令先生俯仰嘗格時懷退志。此大易所以有不汲之嗟也。